

昭明文選

六

文選卷五十七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楊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貴如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立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臧榮緒晉書曰：湛早賢，有名譽，爲太尉掾。

夏方正徵，以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

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主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頃之，遷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天子以爲散

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

圭，厥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偁陽光，齊家君。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當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

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師事勝，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收克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允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

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鵠。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如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

彼隋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繡，列素

點絢。鄭玄論語注曰：繼畫文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衷。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衷。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

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且歷少

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

親。論語子曰：哉閔子，齊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諷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

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

賞音而
識道
弱冠厲翼羽儀初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翼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

皇輿乃微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內贊南宮外宰黎蒸典

曰巡靖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

黎蒸辨決乎大風也哉南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毛詩曰出納

都賦曰於顯樂都王命王之喉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惠乃眷北顧辭祿延烹余亦偃

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贊曰偃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孔安國尚書傳班白攜

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居吾語汝眾實勝寡慎子曰眾之人惡雋異俗

疵文雅傳曰疵病也執戟疲揚長沙投賈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

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已匪我求蒙周易曰童蒙求誰毀誰

馨何去何從楚辭曰此孰吉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

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

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諫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日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

皇奉轡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曰道

侍帝闥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

中年隕乎嗚呼哀哉中年猶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甘食

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姓臨終遺言永錫爾類毛詩曰孝

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誰

能拔俗生盡其養就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述曰淵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輅既祖

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輅輅鄭玄曰樞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鄭玄毛詩箋云多子舊車覽爾遺衣輅抑失聲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

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榮也陳仲弓碑曰嚴敷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

暑退寒襲

孔安國尚書傳曰暑因也

零露沾凝

勁風淒急

慘爾其傷

念我民執

禮記

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適子素節

撫孤相泣

毛詩曰適子之節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

弭後感仍集

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積悲滿懷

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民又肆逆焉

傳暢音諸公讚曰惠帝元

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毛詩曰王旅嗾嗾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邪小蜂蠆有毒況國乎

俾百姓流亡頻

於塗炭

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

王隱

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左氏傳曰秦師夜遁

若夫偏師裨將之

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傳韓子曰鉞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尤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國

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車役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

於境

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山東南閭同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

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益其種也尚書曰鐵鞏果魁

已襲汧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小也

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

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

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聲絕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糗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藟藟毛藟曰芻

芻薪采者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

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

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土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隨石如亭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流澁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

繫陳焦之麥柿

麥柿

枳

枳角

之松

說文曰柿削柿也枳楸也枳楸也

用能薪芻不置人

畜取給青烟傍起擬馬長鳴

古詩曰水火然其中青烟騰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是煙也

凶醜駭而疑

懼乃闕

闕

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寔真壺

鋪

瓶

武

以偵

墨子曰若

來政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營內井使聽耳者伏盟而聽審知穴處鑿將穿響作內

焚橫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崔是四月令曰四月可羅橫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橫潛氏謂潛氏之民也久之安西之

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邱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

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

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使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亦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甫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

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述之禮記曰夏楚三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栢也楚

制也夏與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子實晉紀曰梁主形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

寇以少御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

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言謂解

而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

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

印綬嗣以少牢

王隱書謂馬敦謂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嗣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

梁竦謂曰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潔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

若乃下吏

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

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妒害也

嗟乎妬之

欺善抑亦質首之讐也

言嫉妒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之讐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讐也

語曰或

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言不為善將為不善

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昔乘邱之戰縣

責

父

御魯莊公馬驚敗

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千乘邱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登縣責父曰他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諫自此始也鄭立曰白肉股裏也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

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諫

公羊傳曰仇拔開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

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贊曰自孔了後綴文之士眾矣

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

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未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

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

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陵說上黨相詐驗爲焚力南切

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就逐於京師輦更恣睢潛時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儆

曰橫攻官寺車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虓呼震驚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又曰震

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請威負降聲勢熾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煽盛大爲逆害旌旗電

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期爲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

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繫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

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于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于其上公曰是哉孟子曰人悅之猶解倒懸也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干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唐睢曰弄政之刺韓傀也白

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

士挾纊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蝥螽犬羊阻眾陵寡

漢名臣秦曰太

尉採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肆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

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

於九天之上

恆恆窮城氣若無假

王逸楚辭注恆恆小息長權禍患者也魏明帝善義行自假氣游魂為魚為伍

昔命懸天今

也惟馬

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

惟此馬生才博智贍

解嘲曰雖其人之贍贍哉

偵命以瓶壺厠

靈以長壘

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說文曰壘坑也七疊切

鍾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

以斂

廣雅曰培極也蒲溝切

木石匱竭食稈空虛惘然焉生傲若有餘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

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杜預曰攔然勁忿貌也攔與惘同下板切

罵

梁為礪柿

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

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

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槌也

悠悠列將覆軍喪命戎釋我徒

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一

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一君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繩實賴夫子思賢模彌長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也

威使有勇致命知友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慕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四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

晉達國語注
日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矧乃吾子

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肆益鮮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四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人五刑之辭
孰

是動庸而不獲免猗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星能醜正惡直
鄭玄毛詩

箋曰惡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
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養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
聞

穢鷹揚曾不戢翼
言開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
方言曰猜恨也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取棄于何而不至
慨慨馬生碩碩

高致
廣雅曰碩碩碩也
發憤圖固沒而猶眠嗚呼哀哉
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

齊有如河
乃順受哈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膏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
尾執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

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更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爲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運危趙獲安

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

談于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

陰約三軍期之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陉之吏而決之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漢書高祖曰運

樂於帷
帳之下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播之筆端。客妓謂有司會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播筆考跡民。

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獲也。頌賦也。頌。與班古字通。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秋隸可頒。况曰家僕。周禮有龜隸與隸。鄭玄曰。征蠻夷所。

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劉續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

領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并序。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案虜嗣白車。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虜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璜堅守不動。眾潰。璜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璜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

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卽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三

公。後陶徵士誄及祭屈原文觀之始

其詩

誠率下有方。朝亮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之滑臺

卽鄭之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筆談曰。將軍略。德虜聞喪。則摩剗司克。

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

之弓勁列營緣成。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其時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進其土曰潰。瓚奮其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倖命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齊不謀夏庚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

之人隘而不成列。士師介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瓚身飛鏃。毛長

行貌。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

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

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

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

也。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永嘉廓祚。聖

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曰帝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

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之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夷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而使能國之利也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殺樂傳曰晉將與狄

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君之使臣者也

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諸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

之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

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

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生舊勳雖廢邑民遂傳左氏傳曰相繼秦曰氏襄公

之意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非

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嗣居諫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

陽州乃地名與陽氏何與而贅及之

東漢有陽球

東漢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漢記

喪律王略未恢

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阻阻瀝洛蒿萊朔馬東奮胡

風南埃

邱悅在幽州詩曰芒山遶悠悠但見胡地埃

路無歸鞋

衛野有委骸

漢書王恢曰轉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

為其歸其縣應劭曰轉小棺也服虔曰轉輿轎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

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峒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

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于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禽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

結關負河榮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

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局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柝周禮曰大閱

以旄為左右和之門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日將要於折衝厭難夾勝而已

氣勁塞外草衰

李陵答蘇武詩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遶矣德虜乘障犯威

尚書王曰遶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秋

山乘障蓋障

鳴驥橫厲霜銷高輦

漢書曰自天躬絕命辭曰驥驥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鑼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鵠高輦薛綜曰

翬猶

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左氏傳曰相曰迭我彼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述與軼古字通

圍

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殺戰局如城者數所也

鋒成林投鞍為

地孤援闕

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

卒無卒菽馬實秣

巨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牛災救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